



亲情

母亲的墓地

□ 甘武进

母亲的墓地,在乡村的公路边。那块墓地是母亲自己选的,也是我家的菜地。

那年夏天,母亲得知自己的病无法医治后,就着手准备自己的后事。我从南方回到老家照顾她。母亲喘着气跟我说:相片,她在镇上的照相馆已照好了,走时穿的衣裳已买好了。歇了一口气,她接着说:她已经给自己选好了墓地。墓地就在自家的菜地里,旁边是乡村通往县城的公路。母亲说着她做的那些事,很从容,很平静,对待死亡的从容冷静与豁达,深深印在我的心里。

我知道她选择那块地的原因。小时候,那块地长满荒草,母亲将它改良成一块菜地。勤劳的她,在那里种菜有几十年了。只要有空,母亲就会在菜地里忙碌起来。整地、施肥、撒种、浇水、除草等,一样样有条不紊,唯恐漏掉一道工序会减少收成。在她的精心呵护下,菜地里一年四季都郁郁葱葱,各类瓜果蔬菜依次出现在眼前,丰盛着我家的饭桌,温暖着

我的岁月。

母亲生病后,在菜地里劳作常常气喘吁吁。好多次,我都劝她放弃种菜的想法,多休息一会儿,别让自己太劳累。母亲总说:习惯了,闲不住的,再说,也能让你带到南方尝尝。我明白母亲种菜的苦心。在母亲心中,儿女永远是她精心养育的一畦蔬菜,从播种、浇水到施肥,倾注了所有的爱心与汗水。母亲的菜地不仅生长了许多蔬菜,还生长了母亲许多的爱和牵挂,不管是今生还是来世。

菜地旁边是奶奶的墓地。母亲与父亲结婚前,我的奶奶就过世了,本家的奶奶给了她很多的关爱。母亲倔强而微弱,一生受尽磨难。在家族中德高望重的奶奶,在母亲倍感委屈失意时,她总是及时出现在母亲的身边,给母亲力量与信心。在有限的生命里,母亲用纯朴、能干与向善的心,对邻里守望相助做了最好的诠释,得到了乡亲们的尊重。

那条乡村公路,是我回老家的必经之路。这些年来,我南下发展,多是年底时才回老家与母亲团聚。我曾将母亲接到

南方居住,但她很不习惯。她钟爱着家乡的四季,钟爱着四季中的庄稼、菜地、乡亲。于是,她在菜地里劳作时,看着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,希望有辆车停下来,我正开心地车里出来,跑到她的身边。事实上,也是如此。这些年来,返乡时在公路边的菜地里看到母亲,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。

如今,母亲长眠于她的墓地已经几年了。她用自己的选择,给自己的人生画好了圆满的句号,将爱与思念留在人间,让我温暖地活着。每年的清明节,我都会回到老家,在母亲的墓边跪一跪,跟她说上一些心里话。我总希望,我也相信,我跪下之后,把头贴在墓地的土地上,母亲就能知道她的孩子已经回来了,已经来到她的身旁了。

在母亲的墓地里,我倾诉着自己生活中的不幸、美好和愿望,感受着母亲纯朴、能干与向善的心,重温母亲的爱抚和叮嘱,认真地活着:挫折时,从容乐观地面对;失意时,淡然优雅地转身,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。

旧事 柳哨声声

□ 马庆民

春天里,柳是极妩媚多情的。一根根娇柔的枝条,如睫毛,似长发,在春风中飘拂摇曳,撩动起我对童年的回忆。

儿时,柳枝在我的眼里并没有这份诗情,只知道它是一件唾手可得得乐器——柳哨。

记得每当春风吹来的时候,故乡小河边的垂柳开始泛绿,柳芽嘟起了一个个小嘟嘟,星星点点地挂满了柳枝,过不了几天,毛茸茸的柳芽儿变成了细长如眉的叶片。此时,便是做柳哨的最佳时机,如果太早,柳木水脉不足,容易“护皮”,是拧不动的;如果太迟,柳眼冒出了芽,就很容易拧烂掉。

每天放学归来,我和伙伴们顾不得回家吃饭,就欢呼着、雀跃着争相奔向河边的柳树,开始做柳哨。

柳哨的制作过程其实相当简单,可以说没什么技术含量,是农村里大人小孩都熟练掌握的本领。先选定一棵大柳树,熟练地爬上去,折下细柔的柳条,用随身携带的铅笔刀切成一段一段,然后一手捏住枝条一头,向相反方向轻轻拧动,反复揉捏,柳皮就会在柳骨上滑动,与柳骨慢慢分离。等柳皮全拧动了,用嘴咬住柳条儿一端,缓缓抽出光滑的柳骨,手里便留下了软软的柳皮管。

最后,把柳皮的一端捏扁,用铅笔刀刮去约一厘米左右的外皮,露出薄薄的鹅黄内皮,也就是柳哨嘴儿。这样,一个在气流冲击下能振动的柳哨就制作完成了。这时候,对着吹嘴,随着一丝青涩的苦味流转舌尖,清脆美妙的柳哨声就划破了山村的沉寂。

因为每个人截取的柳枝长短粗细不一,做出的柳哨的响声也不尽相同。但短、长的,细的、粗的柳哨,清脆悠扬的响声汇聚在一起,如同跳跃的涟漪,一圈一圈轻盈盈地向四周扩散开去,向人们传递着春天的来临。

那个季节,村庄大街小巷都能听到柳哨的声音。大人喜欢吹,孩子更喜欢吹,还要比比谁的柳哨响,谁的柳哨声音好听。一曲曲清脆悦耳的柳哨声,吹响了春天,吹亮了春色,吹欢了童年。

柳哨的寿命非常短暂,隔了一夜柳皮就蔫了,没有了水分便也吹不出来声音了。但这其实都无所谓,因为在孩子们眼里,柳哨声声,同清脆的鸟鸣、高亢的蝉鸣、跌宕的蛙鸣一样,都是乡村最嘹亮的歌唱。那一声声或清脆、或醇厚、或绵软、或尖细的柳哨声,远远超出了现在任何一件音乐器物。

柳哨声声,一年又一年,柳树的枝条换了一茬又一茬,吹柳哨的少年换了一代又一代。远在他乡的我,总是在每一个春天里,寻寻觅觅那悠远的柳哨声。侧耳细听,那里面藏着孩子们许多美妙的幻想,也承载着山里人对生活的热爱,对美好未来的憧憬。

春天又来了。一曲柳哨,如今听来,能唤起多少沉寂的记忆,能想起多少熟悉的面孔,让我魂牵梦萦。

柳哨声声,简单、短暂,却装饰了整个童年的春天;柳哨声声,多情、厚重,深情呼唤着远方的游子。

闲话

谈“笑”

□ 野果

字典(辞)典里对笑的解释,基本上是:“露出愉快的表情,发出欢喜的声音。”其实,人的“喜、怒、哀、乐”等一切的感受都可以在“笑”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。即“笑”的内涵远比“解释”丰富得多。

同样一句笑话,因其感受各异而有着不同含义的、有别于他人的笑。贾母的“老刘老刘,食量大如牛,吃个老母猪不抬头”引发的笑,却精典地凸显出了不同阶层的地位及个性。可以说,“笑”在人类情感的表达上,是千姿百态而又惟妙惟肖的。或者说,“笑”“笼人类情感于五官,集天下情感于形色”。

人们常说:“不笑不笑,不成世道。”这生动地道出了“笑”的含义和作用。“笑”不仅是人们工作间隙的调料,而且是茶余饭后的精神“味精”。

几千年人类社会,积累了无数难于言表的“笑”的种类和形式。《笑林广记》即是一部“笑”的汇集,但它也仅是人类历史长河中“笑”的点滴。

由于“笑”渗透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中,因此,毫不夸张地说,没有“笑”,就没有生活,更没有多姿多彩的人生。不少文学作品或影视均以“笑”而命名,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。诸如《笑傲江湖》《笑比哭好》《苦恼人的笑》等等,而今的《开心一刻》栏目,也只不过是“笑”的别称罢了。现当代的小品、相声,无一不包含了“笑”的元素。

“笑”大多是与快乐、幸福联系在一起。如:微笑、甜笑、咪咪笑、窃笑、回头一笑及笑容可掬、笑逐颜开等,这类“笑”多一些,不仅能使人健康,而且能增添生活的乐趣。

也有不少“笑”,虽是客观存在的,但不利于人类的健康与和谐。如冷笑、嘲笑、皮笑肉不笑及笑里藏刀、笑面虎等。这类“笑”少一些,我们的生活就多一些阳光。

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,不少商家已把“笑”作为一种生产力应用于生产经营中,把“微笑服务”作为对员工的首要要求。

“看谁能笑到最后”这句话警醒我们,成功的胜利的狂笑须忌;得志的忘乎所以的“笑”要力避;工作中的“玩笑”开不得,而风趣幽默的、“娱乐性”的“笑”可放开。

笑吧,朋友!请大家“手之舞之,足之蹈之”,一起来笑吧!

笑笑笑!笑一笑,十年少;笑十笑,秃顶生发;笑百笑,大肚弥勒招财宝,回眸一笑忘不了。抛弃烦恼和恼,笑口常开乐陶陶;“待到山花烂漫时,同在丛中笑”。

世相

“暗示”之病

□ 霍寿喜

前段时间,老感觉头晕、心慌、胸痛,到医院量血压、做心电图,却一切正常。给我看病的老医生很有经验,他说我没有器质性、功能性的病灶,只是心理素质不好,老想着自己有高血压、心脏病,植物神经和大脑皮层功能就失调了,便出现了“病”症。老医生还笑着说,这其实就是所谓的心理“暗示”。没病,我当然很高兴。感谢了几句,就步出诊室。

果然,一连好几天,身体一切正常!几天以后,因一些小事和太太发生口角,我又出现心慌气短的症状了。再步入医院,仍找那位老医生,请求他给我开一些治疗神经功能失调的药物。老医生倒也好说话,给我开了些药,说吃吃看,没效果再来。

还别说,这药真管用。连续十多天,我都没有那些“失调”症状了。再后来,我就渐渐停药了。上个星期,因为评优的事,和领导顶了几句,我的老毛病又犯了。好在药还没扔,我就继续吃药。这回怪了,感觉药物没什么作用了,胸口总像有一个东西在抵着,好痛好痛。吃了两天药,“病”症依然在。还得去医院找那位老医生!

在医院门口,我遇到了昔日的邻居梅嫂,见她满脸忧郁,我当然要问,原来是她丈夫老那得了癌症。说起来,老那只比我大五岁呵!我劝慰了几句,梅嫂的情绪似乎好了些。话也多了起来。她用手指着我的额头,问这儿怎么有一个小肉瘤(其实是个大痞子)。我说从小就有,没事的。梅嫂就劝我当点心,说她家老那身上也长了个大痞子,这大痞子后来破了(其实是癌变信号),因为太大意了,发现癌症时已是肺癌晚期……

真是碰上了灾星!接下来,我就开始担心自己额头上的大痞子是不是

也有“癌变”的可能。我在家上网查资料,寻找痞子方面的信息。上班时则喜欢聊雀斑、痞子一类的话题,尤其喜欢问“大痞子是否会癌变”及“是否会引发肺癌”,弄得几位和我一样长有大痞子的同事,个个都不愉快。反观我自己,头晕、胸痛的老毛病反倒都没有了。又到医院找那位老医生咨询,老医生真的乐了:你这几天都想着痞子了,想到癌变,哪里还会有什么晕头痛的!

虽然头晕、胸痛的毛病没有了,但额头上的大痞子会不会癌变,也弄得我几晚上都睡不好觉。幸亏几天后单位组织全体职工体检,我在B超室、心电图室检查时都比较轻松,唯独在X光胸透检查前比较紧张——我真的害怕会像老那那样……

因为体检的人多,而放射科只有两名医生,为了节省时间,医生就当众作出这样的“规定”:排好队,一个接一个地进去拍片子,如果发现有问题,医生就喊这个名字,否则,胸透就没有问题。

排队拍片子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进去,又一个接一个地出来,医生并没有喊谁的名字,这也给了我一个暗示——我也将这样先进去再出来。

果然,我进去后,站在X光机前,十秒钟就拍完了片子,然后就匆匆向门口走去,眼见着就要步出放射科大门了,突然听到喊我的名字的声音,我一阵惶恐,两腿发软,眼睛发黑,虽然也应了声“我在”,但声音明显有些颤抖。不过,看到喊我名字的人之后,我就突然乐了起来——呼我者,文友刘大彪也!

原来,刘大彪上午陪母亲到医院看病,正好看到我从放射科出来,就大声喊了我的名字……

春城晚报
开屏新闻App
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

